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七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昳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鎔

僖公下

戊寅 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左傳曰報婁林之役也己則不能有救於徐而區區伐其與國以爲報復豈方伯之師乎故稱人 夏滅項 公穀二傳皆以爲齊滅左胡二傳則以爲魯滅以下事考之則公會淮未歸而魯人滅項至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夫人以公故會齊侯於卞然

後公以九月至左胡似也但英氏在汝潁之間而項國卽今河南項城縣去英山不遠又皆在徐之西南其去魯則甚遠魯臣安得遠勤師旅越宋徐而滅項乎蓋滅項不言誰滅者承上事而言是齊人爲徐伐英氏而因滅項以與徐耳中無他事故不必復稱齊人徐人猶晉悼於柤之會遂滅偪陽以與宋事正相類文勢然也然則公羊氏以爲爲齊桓諱者然歟曰非諱也伐英氏滅項連文是人而滅之著其徒陵小弱滅人之國而無與於攘外之事以罪之也然則下之會卞而公至自齊何爲乎曰東略之役城鄫不果諸侯蓋有離心焉故齊獨與徐南伐而在會諸侯有見止者齊桓之志歎也然事亦難悉考矣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卞魯邑九月公至自會告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明年孝公昭立

己卯 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

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已夜殯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按如左氏所次則眾妾以共姬爲貴六子以武孟居長夫人無子武孟所宜立也孝公未聞令德桓公越序而立之屬於宋公何哉子昭可立則元也潘也皆可立矣既立子昭矣又不能定乃復因雍巫寺貂而立武孟武孟可因雍巫寺貂以復立則羣公子皆可樹黨以求立矣胡能有定哉葵丘之命曰無易樹子而桓公乃自犯之欲無亂不可得矣然武孟宜立也子昭不宜立也武孟宜立公又許之立立武孟以殯可矣而宋襄以諸侯伐齊納昭是不知所擇而與亂人國也故宋公書伐而魯師書救善魯而罪宋也善魯而罪宋正武孟而非子昭也然而宋曹稱爵者宋襄以信齊桓之所屬此其罪不唯在宋而在桓公管仲也不書納昭者以齊受之也受之而又不免於戰者齊內亂也

夏師救齊

救武孟也然不及於戰者聞武孟死而師還也然則不成乎救矣而書救何也曰以善魯而著武孟之正以正子昭之非也不書帥師之大夫者以末成乎救故略之言無功也

五月戊寅宋

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

甗魚免反○甗齊地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然則齊及宋戰而經以宋及齊戰何也謂齊人猶知子昭之非而宋乃主乎是戰也不稱宋公而曰宋師至是乃專罪宋也

狄救齊

孝公立矣書狄救齊深著孝公之非正也聞其已立而還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後葬妾為妻易樹子之為禍烈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寖自同於中國也伐衛蓋以衛納孝公故也

庚辰 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始圖伯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以人而執滕子云耳滕子書名滕子不免於罪也滕自盟幽以後會盟皆不與焉以為是亦有罪也然非宋人所得執也齊霸以來不與於會者夫豈唯滕宋之德政未有見焉弱小是陵以鳴得志人執滕子言逆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

首宋公宋主盟也曹邾稱人人宋公也宋稱公非與之霸也以見曹邾之非微者也曹南曹國南也於曹南則曹宜地主乃不曰盟於曹而既書曹人又曰曹

南者，曹不致餼，不肯爲地主也。不肯爲地主，不服也。不服而盟，要盟也。

鄫子會盟於邾

不及曹南之盟也。來而不及則已矣，而又曰會盟於邾者，鄫不來而强之來，鄫遁於强，不得已而來會盟於邾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按此則宋公使之，而經獨斥邾人何也？曰：宋公主乎曹南之盟，鄫子來盟於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則用之者非宋公主之而誰？邾人不知其不可而宋命是從，斥邾人，罪同惡也。鄫書爵，非有與也，言人虐諸侯以深疾宋、邾也。

秋，宋人圍曹

左傳曰：討不服也。宋公親矣而書人，貶也。人宋公，言不足以討人也。

衛人伐邢

報舊年之伐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左傳：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脩桓公之好也。按此則是諸侯盟也。於齊，齊地主也。諸侯盟則會者公也，曷爲諱公而人諸侯？楚始與於中國會盟也。脩桓好

以無忘桓德則楚何與焉楚與乎是盟狃諸夏也狃諸夏而諸夏狃之忘其横噬也故諱公而人諸侯以惡乎是盟也楚序陳蔡下狃而未肆也鄭序楚下肆之漸也鄭畀也何畀乎鄭齊桓之卒也鄭實始朝於楚使楚敘於肆者鄭之罪也齊桓何足德而諸侯不忘桓卒而宋圖霸以虐列國之君於是而見桓之德不可忘矣思桓德不狃荊楚則悖之甚也

梁亡

左傳曰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遂城而居之冬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辛巳 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於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乎然僖公嘗脩泮宮復閟宮而經不書者以事其祖考以教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鄐子來朝

鄐音告

五月乙巳

西宮災

天火曰災公羊傳曰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

侯之有三宮也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蓋與國相攻以無霸也於此又以見齊桓之功矣霸不忍言也無霸尤不忍言也

秋齊人狄人盟於邢

左傳曰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援齊謀邢難宜也而與狄謀之何哉狄人能謀邢亦善也然豈諸夏之善哉況謀之而無救於邢也齊桓死而魯陳蔡鄭盟楚於齊齊狄又盟於邢至是而不得不多桓公管仲之功矣人諸侯蓋傷之也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蓋自齊霸既衰而戎狄交侵中國無寗日矣

壬午 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邢之盟故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鹿上宋地今河南鹿邑也宋序齊上宋主盟也方主夏盟而楚與焉是援楚以陵諸夏也故皆人之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人知宋公之辱于孟也抑知宋齊辱于鹿上矣

夏大旱

紀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

宋公以伐宋

孟宋地公羊傳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執宋公以伐宋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按孟之會而首宋公宋公主乎是會矣而次楚子者宋求諸侯於楚楚子許之爲合諸侯則不加楚子於陳蔡之上不可得也楚未嘗稱爵此稱爵者自盟齊以後楚狎諸夏矣是以肆然自列於諸侯而以爵通也然則曷爲至此而始稱楚子曰於齊於鹿上人諸侯亦人楚子猶是謹始之意也以孟而諸侯皆爵則不得不楚子之也諸侯皆爵豈與是會歟曰所以著斯會之惡也以盟主而見執以荆蠻而加諸夏之上以子而加侯伯之上明稱爵等以著其逆也子先侯伯逆也子侯男伯會執上公逆之逆也執宋公以伐宋逆之甚也以是爲天下之大變也矣執宋公者楚子也曷爲不斥楚子而分惡於諸侯曰宋公爲是會而見執於楚以是爲宋公自執宋公宋自伐宋耳不言楚執爲諸夏諱也然則宋公何以無貶而不名曰宋公信也小信何足爲而以言乎是會則宋直而楚曲宋公以信往而楚以詐執之屈於一時之詐力而我無悶爲則以是爲不足爲宋公辱也宋公不以

見執辱辱在求楚爲合諸侯故於鹿上以人之也然則諸侯無罪乎曰罪也狃楚于齊狃楚于鹿上以楚故而會于盂以致屈於詐力而不及防於前不能爭於後致斯逆也則不爲分惡不可得也然則伐宋有辭乎曰有伐其執滕子也伐其用鄫子也宋可伐也而不謂其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盂執宋公以伐宋也

冬公伐邾無伯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胡傳曰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盂之會魯獨不與焉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魯於是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薄宋地史記作亳胡傳曰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爲受賂立華督也會于澶淵書宋災故爲不討蔡般也盟不書所爲言釋宋公者宋方主盟而蠻夷執而伐之此天下大變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甚矣故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子曰不與楚專釋是已

癸未　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脩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林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是故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書取須句莒著已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書取鄫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鄭伯如楚故宋公伐鄭夫鄭棄諸夏而固楚是從於是乎伐鄭而宋公及諸侯皆書爵焉以是為可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升陘魯地左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檀弓曰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是魯師敗績邾亦幾亡不書公諱公敗也及內志也言易邾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子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按楚人伐宋以救鄭經不書不與楚以救鄭也以宋公主乎是戰者觀大司馬之諫則是宋可以不戰可以不戰而必戰故以宋公及之也皆陣曰戰正也以是不鼓不成列而與之乎非與也著其實也譏乎無譏也宋公以信會盂而見執以正戰泓而敗傷則仁義不可爲矣曰宋襄以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不仁不義甚矣乃區區乘車之信不以阻隘之仁烏在其有濟也使襄公以義正諸夏以德綏諸侯救災恤鄰諸侯亦未必不服商亦未必不興於是而乘車以昭信不阻隘以昭仁夫亦誰得而敗之即使不幸而敗夫亦誰得而譏之是故宋襄之敗非仁義敗之也敗於不以欲從人而以人從欲也若夫乘車而會成列而戰是其正也不以見執見敗羞也

甲申 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音民○緡宋邑左傳曰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夫伐人者必有所執以爲言不與盟於齊此其所執之言也抑思己爲宋所立而不報其施宋方敗齊

於楚而不恤其患以荆楚之陵中國而不能率乃父之功而猶執偏辭以乘人之困圍其都邑乎斥言齊侯言伐言圍正所以著其忘施背義而乘約爲暴之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玆父卒 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 左傳曰爲其貳於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杜氏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盖四夷之國雖大曰子也杞夏王之後作賓王家而自陵替至此故孔子曰杞不足徵也盖傷之也

乙酉 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狄伐鄭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怨王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然則此王命也而書狄伐鄭者不與王之以狄伐兄弟也

秋七月 備時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不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

將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始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處於氾太叔以隗氏居於溫冬王使告難於諸侯胡傳曰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鄭有罪矣襄王不自反其制民之未順也而輕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書出以爲後戒也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懷公圉立○按左氏韓原之敗晉太子圉爲質於秦惠公疾子圉逃歸二十三年冬惠公卒懷公立懷公殺狐突秦伯納公子重耳於晉及晉大夫盟于郇文公立於此年之春遂殺懷公于高梁文公之立不書不告入也然則惠公卒在舊年而經乃於此年之冬始書其卒者杜氏以爲文公定位而後告此恐不然補正曰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愚意補正之說爲近是

丙戌　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曰滅同姓故名禮記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但經於滅同姓者亦不皆名傳記因經文而以爲例耳朱子曰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杜氏曰自爲其子來逆稱婦者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其事無考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杜氏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而納頓子按楚自孟之會而已書子矣楚臣自屈完盟召陵而已書名矣今此頓子失國而楚子玉納之似亦抑强恤小之師也而書楚人者陳人迫頓罪也然使荆楚得以復置諸見之君則春秋所不忍也抑納者內不受之辭其或亦頓人所不納而楚人强納之故也

葬衛文公不日常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左傳曰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按莒以鄙之戰怨魯至是始平也衛偁子成公以衰服出會也亦非正矣慶莒大夫也○是年春以王室故秦穆公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公欲自以爲功辭秦伯之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温殺之晉侯朝王王賜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而不見於經者不以告故不書也

丁亥 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向莒地甯速衛大夫左傳曰尋洮之盟也中國無伯故參盟復見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齊地左傳曰討洮向二盟也蓋齊承桓公之後欲以伯自處惡魯衛莒之私盟而欲來討然書人以侵則無辭可執故也齊濟師以掠境故速歸而公追逐之遂深入齊地不及而還也書至酅弗及又以譏公之深入亦爲公危之之辭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以魯之至酅而又來伐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按此則齊侯來伐而人之者齊以魯救武孟之故至是不平而以私怨興師人之者人其棄命廢職也

衛人伐齊 左傳曰洮之盟故也伐齊所以救魯亦人

之者以私相黨援非有公義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魯卿乞辱辭也乞師以報北鄙之役乞等也乞於楚辱之辱也直書而不諱以爲可以已而不已焉爲深惡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之別封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之祀焉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胡傳曰諸侯之祀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能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人反滅之非其罪也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王臣忘父讎而即楚齊先君之霸業羞矣又不能於楚以致楚師欲因人以固宋不國矣是與楚以有辭也然背楚即晉宋之正也而楚乃肆其馮陵故子王稱人滅夔伐宋圍緡伐齊取穀皆所以著荊楚之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左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夫齊之伐魯罪矣魯告以先王之命勒以率桓之功齊侯遂還是能知過者也魯人乃不勝其忿至乞師於楚以伐齊取穀而寘其蠡蠶焉豈先王之命獨當以責齊而楚不當責責魯乎何不自克之甚邪楚自齊伯之衰

也馮陵上國魯以周公之後于乘之强不能與諸夏僇力同心以禦荆蠻而反道之以伐齊伐宋是變於夷者也屈已乞師而不羞同郎荆蠻而不悔以伐人之國取人之地而不知自反是棄命廢職者固在魯而伐人在齊也噫亦危矣以者不以者也直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言宋痛者羞也前此諸侯之及楚盟于齊也猶欲爲公諱之至是而不能復爲公諱也言公實不自諱矣又誰能復爲諱也

戊子 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傳曰用夷禮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速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杞則可入然而入之者甚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首楚人楚主兵也楚人楚子也人楚子猾夏也從之者稱爵何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人微者也以侯伯之尊而微者是從以圍王者之後辱也悖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方以楚師伐齊故往結楚好也人楚則亦以人公公矣然不言會楚而言會諸侯猶是爲公諱

之也于宋者見諸侯方圍宋而公來作會焉非宋爲地主也

己丑　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按左氏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享之乃送諸秦秦伯納之於晉而立之殺晉懷公次年晉侯定王室殺太叔帶及舊年楚人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是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晉侯伐衛

左傳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夫晉伐曹衛本報怨也猶恐則咼爲稱晉侯討其服於楚也困其討曹而遂與以討歟曰晉侯之將救宋也問曰取威定霸矣取威定霸則侯伯也其爲侯伯宜有以伸大義於天下出師救宋伐陳伐蔡伐鄭以正其附荊蠻而圍宋國之罪矣此晉侯也而乃侵曹伐衛戰再言晉侯乃所以深譏之也胡傳曰曹衛背

華即夷於是乎致武可也然楚人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侯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昏衛然其君不往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再稱晉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買魯大夫凡內殺大夫曰刺周禮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言與衆棄之當其罪也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夫買不去氏謂無罪也無罪何以刺之曰不卒戍也買曷爲不卒戍公欲諱之即公之所諱者書之而魯之情表過畢矣深數之也

楚人救衛晉人侵曹伐衛以救宋也不書救宋非所以救宋也晉人伐衛而救衛者在楚矣與楚人以救衛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欲不與而不可得也與楚則曷爲稱人不盡與楚也伐衛者晉侯而救之者乃楚人也乎哉○朱子曰晉文公說論如侵曹伐衛皆出時不禮之私怨郤只名謂治其從楚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求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是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都只是論利害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左傳晉侯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

師告急公曰我欲戰也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
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夫入者不順之辭也宋人微者蓋
門尹般也以私怨肆其報復入人之國亦已逆矣曹伯無
罪乎非晉侯所宜執也曹伯果有罪乎執而歸諸京師可
也今乃執曹君以畀宋之微者此何義乎夫晉侯之志只
以怒楚而使之必戰耳楚人猾夏晉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以討之可也乃必致楚以怒齊秦而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亂上下之分其詭譎暴橫有如此者是討楚而罪反浮
於楚誅賊而暴有加於賊也故書曰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所以深斥晉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左傳楚子入居於申
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芬請戰
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
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
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於
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

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杜氏曰齊秦稱師以師屬於晉也胡傳曰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令又戍穀以逼齊合兵以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役其民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誼則三王之罪人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傳楚子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矣胡傳曰得臣信有罪矣然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戰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輕棄其將也是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不名著晉文之罪也初齊晉盟於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也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於荆蠻歸於京師不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經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晉侯之咎蓋端本議刑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左傳鄭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侯獻俘於王作王宮於踐土王勞晉侯於踐土策命晉侯為侯伯衛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胡傳曰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忿廢置諸侯之意也

陳侯如會

不及其盟也

公朝于王所

王所王下

勞晉侯之所即晉侯所作王宮也謂之王所者猶後世言行在也林氏曰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胡傳曰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不朝乎天子作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譏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咺况晚反○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國人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武叔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胡傳曰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以爭國爲心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鄭之初歸雖殺其弟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於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與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穆公卒子其公

朔立

秋杞伯姬來莊公女來甯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同踐土之盟始棄惡而往聘也

冬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傳曰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今懷慶屬邑左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胡傳曰以尊周而全晉也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諱王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會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林氏曰晉侯朝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春秋先書會後書狩者先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此王所即狩之所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按衛侯則有罪矣然非元咺所得訟也人臣之事君生殺惟命今殺人一不當而

爲子臣者敢越境以訴於方伯元咺獨非罪乎元咺以殺子之怨而借武叔之事以訟其君晉侯以不禮之忿而因元咺之訟以執衛侯固抑君而臣是助晉文之罪著矣故書晉人執之也爲臣執君猶以臣執君也逆也不曰歸于京師而曰歸之於京師者曰歸于京師則其情順是爲天子執罪人而已不敢專也曰歸之于京師則其意疑是本以私之執也但名分有不安於心而勉之以歸之於京師耳衛侯不名不欲以臣罪君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言自晉者見晉之助逆臣也歸易辭言晉助之故其歸易也曰復歸絕之之辭大夫不世爵位言已絕而復歸也

諸侯遂圍許討其不朝會也遂者繼事之辭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夫曹伯無滅國之罪復歸誰曰不宜然歸可言也以貨得歸不可言也以貨歸可也託於鬼神不可也使曹之大夫有急欲復君之意而行貨以歸曹伯可言也曹之大臣若無閑焉而貨筮史者出於一豎不可言也然則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獻狀信矣此侯人所以與刺也故於其復歸而而名之所以爲遠君子而近小人之戒也

庚寅 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葛盧介君名

公至自圍許 告廟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左傳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胡傳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竟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雨于付反雹蒲學反○左傳曰為災也○夏有雹冬雨霰皆雨之凝也冬而水氣之上騰者高入深寒之所則凝而為雪雪自上降遇溫氣散之則體圓小而成霰陽散陰也夏而水氣之上蒸者急布空洞之虛則散而急雨雨自上下有寒風摶之則雨圖結而成雹陰摶陽也故雹者包也摶也陽散陰順也陰摶陽逆也故霰不書而雹書猶月食不書而日食書也且霰則必雪而雹或傷物也或曰蜥蜴為雹蜥蜴之為雹猶能之致雨也然不必然也

冬介葛盧來

左傳春介葛盧來公在會冬以末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按不言朝者東裔小國未能行朝禮也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春王正月備時月

夏狄侵齊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侵齊胡傳曰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按稱國以殺周歂冶廑殺之而罪累上也罪累上者穀梁傳曰待其殺而後入是也待其殺而後入衛成之志乎殺之也元咺訟君大逆也而不去其官不以國法誅而以賂殺則殺非討罪也譏失刑也瑕君衛矣而稱公子未列盟會未成為君也瑕宜有罪而不以罪辭不成其為君故亦不成其為罪也叔武無罪見殺而經不書衛侯諱殺弟不以告也瑕宜有罪而衛侯以殺告書之見衛成之忌克也不言復歸言已失地且國有君國已非其國今乃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得歸

與未君而歸立者同也歸易辭殺元咺及公子瑕故而歸易也以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按子人九之行成也晉鄭盟雍衡矣于之享晉侯也鄭伯與相禮矣踐土及溫之會鄭伯未嘗不與矣又安得以其貳於楚而討之討之爲者爲其無禮於晉也脩舊怨耳晉侯秦伯稱人貶也曷爲異於侵曹伐衛曰曹衛睦於楚伐之猶有辭也此則伐所同盟尤無辭矣無辭而伐故不言伐而言圍著恃眾也秦伯亦人之者秦不必同晉圍鄭而同之圍秦不當背晉私與鄭盟而且爲鄭戍惟利之圖以啓二國之釁貽無窮之禍故亦人之人之與晉同也

介人侵蕭

介方親魯恃魯而侵蕭也

冬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魯再朝王王聘無譏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於周遂聘於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皆書曰遂冢宰上

兼三公而來聘於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壬辰 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傳曰取之曹也　左傳曰分曹田也胡傳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左傳曰拜曹田也夫入聘天子重矣而以二事往拜曹田輕也而又專使卿往是視王室輕於晉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穀梁傳曰免牲之禮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愚按禮祭天於郊故謂之郊有圜丘之郊大報本反始兆於南郊迎長日之至此禮之至重者也有孟春祈穀

之郊有仲春高禖之郊禮交於冬至者也仲夏大雩帝不謂之郊其禮不同以樂爲主也季秋享帝於明堂祭於屋下以太牢故曰享天子有事類於上帝類與郊類也魯有郊禘非禮也春秋書魯郊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者因事志之不然不勝書也魯卜郊多在四月建卯之月則非圜丘之郊而有祈穀之郊不盡同於天子也祈穀當以寅月而卯月乃卜所謂上怠慢也大饗不問卜周之郊日以辛魯郊亦用辛而卜者卜上旬不吉則中旬中旬不吉則下句三卜不吉則已而又四卜瀆也牛卜日曰牲此稱免牲是牲成而後卜郊也三望之說公羊以爲泰山河海河海非魯封內則三望非禮也杜氏曰三望者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正義說同魯分奎婁因少嘷也然則分星三岱齊皆魯所得祭但既不郊矣則三望可止矣未詳孰是

秋七月備時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胡傳曰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於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今山東濮州胡傳曰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中國之功莫不可見矣

癸巳 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 報舊年之圍也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狄有難衛人侵狄狄請平衛人及狄盟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也胡傳曰再書衛人而稱及狄所以罪衛也會盟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所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插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重平聲○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甲午 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毋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過周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鄭伯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秦命三帥起大師而書

人貶也以利而動背盟任姦勦民勦衆不恤晉喪而伐其與國故人之也已滅滑矣而曰入者滅而不能有其地非怨之也以著其勞師襲遠求得所不能得徒以覆人社稷而卒之自取覆敗之禍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仲遂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殽晉地在陜州澠池之西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此晉死君背施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大惡也及晉志也秦昏姻也而有德於晉姜戎非我族類乃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是晉人亦姜戎也姜戎服事於晉其共晉命本不足背而

也

晉侯伐衛左傳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侯圍戚六月取之獲孫昭子按衛不朝晉而侵鄭罪也晉將伐衛而先朝王亦非誠尊王也然朝王而伐有罪則以是爲可伐矣故書爵而不書取戚免其取戚之罪辭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孫如周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左傳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夫衛誠有罪屈服宜也其無罪而歎善辭命以告之使自反可也惡其將服之而先更伐之者乎故衛卿書人貶之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傳晉侯疆戚田公孫敖會之以內大夫而特會諸侯非禮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巨倫反○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縊胡傳曰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也考所由至之漸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多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太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倫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然則商臣無貶乎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聘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左傳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夫秦報殽之役則忿兵也而以晉侯及之之者晉侯實有甚焉以及此也

丁丑作僖公主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

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
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按始喪爲重以依神及葬則易重
以桑主而虞小祥乃作栗主以練祭而埋虞主於兩階之
閒諸侯五月而葬葬而作桑主十三月而練練而作栗主
僖公之葬緩矣文踰十月而後作主是後時也檀弓曰殷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左傳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
主若祔而作主則當在既葬踰月之後此蓋周制此之作
主益已緩矣禮既祔於祖復迎主以几筵於寢待既禫吉
祫而後遷主於廟揚士勛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
喪終此說爲合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
飾易其屋
檐而已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陽氏晉大夫左傳
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適晉不書諱之也不書公不使處父得以敵公也以內及
者若內志焉不以晉屈公也處父不
氏以爲抗公貶之也不地於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縠音斛○士縠晉大夫垂
隴鄭地左傳晉討衛故也
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按公孫出會者會侯在
晉未歸也特書晉士縠晉始以大夫盟諸侯也晉以大夫在

抗諸侯會君不在而大夫出會而自是禮樂征伐漸下移於大夫矣執孔達不書以是爲有可執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胡傳曰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曰至於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止則八月雨矣然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息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廟之大音秦躋箋西反○左傳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穀梁傳曰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按張子云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朱子是之則此所謂大事於太廟是也然自信公薨至此未及大祥而遂大祫遷主於是短喪也閔公雖弟然先立爲君僖嘗北面事之令躋信於閔上故曰逆祀而孔子亦以此譏文仲之不智子不先父猶言臣不先君也但公羊以爲先禰後祖穀梁以爲

無昭穆則恐不然夫謂閔爲祖則真使僖公以閔爲父是乃亂昭穆矣考之詩書稱文王曰穆考稱武王曰昭考傳曰秦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是昭穆自以父子爲定不得以兄終弟及相承爲昭穆也然則五廟之制當何如曰五廟祀四世據隱公爲周公第七世孫則隱桓皆昭莊廟當穆閔僖皆昭也僖公當別廟於閔公之側隱桓亦然雖多二廟仍只四代祫則隱在桓上閔在僖上祧則俱祧是爲可行但古制已亡在公穀且不能考今更無可考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以報彭衙之役夫彭衙既敗秦師矣而猶報復不已故列國書人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喪不數閏僖公之薨甫大祥耳祥而後禫遇吉祭而後卽占此納幣將娶也未及大祥而大祫遷主間月遂行納幣於齊忘哀短喪而急於燕婉之求凡此類直書而罪自見矣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音審○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沈小而近楚不能自立以服於楚亦不得已焉

耳晉人主盟中夏恩德未嘗被之而遠合諸侯之衆以陵之烏在其爲伯討也魯得臣往則列國皆卿可知人列卿以沈爲無可伐也民逃其上曰潰受伐而民潰又以見沈之不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同翟泉之盟故來赴也不書爵秩王之內臣而以私交赴略之不使同於外諸侯之禮也

秦人伐晉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此秦伯也而書秦人忿兵也殘民以逞報復將何庶乎於是穆公歸而悔過作秦誓焉孔子錄秦誓於書取之也自是晉又伐秦而秦不報以是知其終悔過也

秋楚人圍江報伐沈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不書不成救也

雨螽于宋雨去聲○左傳曰墜而死也穀梁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莢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二傳未知孰是凡外災告則書也

冬公如晉喪已除矣不朝王而朝晉春秋於此欲貶而不可勝貶矣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然則晉志也以公及者如晉而及之盟則是公及之也亦以見公之惟恐不得於晉也始則抗之終則懼之又以見晉之不伯也

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於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夫救江善也齊桓及江黃同盟楚伐黃而齊不救晉未及江同盟楚伐江而晉救之不已善乎然伐楚以救江則以非所以也蕞爾江詎能久拒楚荊強矣豈處父偏師之所能敝不能敝楚則不足以救江救江無功而楚滋橫矣王師同伐而不書不使王師爲晉分過也晉主夏盟不以自勤王事而大夫是委自此以後征伐多在大夫矣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告廟也

夏逆婦姜于齊

不書往逆之人微者往也左傳曰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不允宜哉按稱婦姜者有姑之辭然逆當稱女至乃稱婦令方逆而婦之是未婦而已婦未至而已至以是爲文公志也曷爲見公志方祥而納幣謂急於婦也漸爲女歸之吉不漸何以吉哉不稱夫人姜氏不書至也齊公不親迎又不使卿往而微者成之是不夫人之也不夫人之則不氏於魯矣方逆而已婦之故不至自齊也文公亟於婦則宜其隆之而反以殺之何也志在燕婉而不知敬大昏故禮殺矣情欲之私勝則恭敬之意亡恭敬之意亡則伉儷不尊故君

子之敬其妻子有道也

狄侵齊

秦晉構兵而楚狄交肆也

秋楚人滅江

晉救之無及於江也

晉侯伐秦

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稱晉侯者晉侯實自行也稱爵豈予其報復乎抑怨之乎曰晉侯主夏盟狄侵齊而晉不能禦楚滅江而晉侯不往救而顧自將以伐秦惟報怨之事而忘諸夏之憂晉侯實然故斥言晉侯所以著其罪也

衞侯使甯俞來聘

舊好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非夫人也而薨葬皆夫人之無異辭者魯成其爲夫人也妾母而成其爲夫人可無譏乎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所以著其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所以正於後也若其薨其葬已夫人之又譏得而不夫人之如其名而名之而名之不正自可見矣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也然則子君而母不夫人何以伸人子之志乎曰親爲尊屈所以定天下之大分也不然則舞佾歌雍孰非尊其親者而潛踰將何底乎母之於子自有天尊不待以夫人尊之以尊尊之是其尊之實有不至也庶子爲君於所生之母生則盡其養死則盡其禮焉孝矣名分非可假也○朱子曰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眞宗既崩始以

三后並配當時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於是乎紊矣

己亥　襄王三十年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氏叔字周大夫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胡傳曰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當謹者成風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矣故特不稱天所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胡傳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愚按二夫人祔廟當日情事難考其詳要之後世有二嫡則自此始仲子妾也桓爲別立宮可矣隱爲別立宮則非也成風僖之母文爲之別宮亦可以之祔廟則不可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采伯爵天子卿也林氏曰王不稱天於追錫桓命見之至是再見桓以少纂長成風以庶亂嫡王道熄矣而莊襄不能正又從而褎賞之是以天命施之天討也故皆不稱天胡傳曰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曰從同同也或曰同則書重也成風

莞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會葬又不稱天何也聘一也含賵而又會葬則其事益隆亂王法廢人倫甚矣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夏公孫敖如晉聘也

秦人入鄀鄀音若○左傳初都叛楚卽秦又貳於楚泰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左傳六人叛楚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僖公卒子昭公錫我立

庚子 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春葬許僖公不月略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之孫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則以私反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爲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襄公卒明年子靈公夷皋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三月而葬速也魯卿往會媚大國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

狐射姑出奔狄射音夜○射姑狐偃之子左傳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按此則殺處父者射姑也而稱國以殺何是時襄公甫卒靈公未立陽子剛愎自專無援於晉故射姑得以逞焉而鞫居爲之使是晉無人焉矣稱國以殺分惡於衆也不稱人爲疑於討罪且殺之者有人也下書射姑出奔而罪之所在可知矣然則處父無罪乎非君命而易中軍專也黨於趙氏私也處父有取殺之道矣左氏罪其侵官未盡也易賈季之班其怨明矣公羊以爲君漏言亦未是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曰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按日之行天以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歷一周復於故處月之在天以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一歲凡十二會朔然日之會天常盈而月十二會不及周天之數是故月卻而恆前節氣餘而恆後四時因以不定故積盈虛之數而置閏所以定四時成歲以釐百工而熙庶績先王

之所以欽若昊天者也告月者先王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君臣皆皮弁以請而行之遂視其終月之政而頒布諸有司焉所以尊王親祖而敬天勸民也告朔而謂之告月者閏主於月而生也閏月之禮闔門左扉立於中所以異於常月然非以閏為可輕而殺之也文公不告月蓋輕之矣輕告月是不知敬天勸民而厭政也不告月則不視朔之漸也是以謹而書之猶者幸其不廢之辭免牲猶三望譏其可已而不已也不告月猶朝於廟幸其已廢而未盡廢也由後此之廢則猶幸今此之猶矣○又按此元年左傳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氏謂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此年三月補正謂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未改秦歷之時屢書後九月可見今玩歸餘於終之語及經傳閏月皆在歲終則補正之說良然杜氏推月日多與經傳互異或以不識閏月在歲終之故也但閏月必於歲終則月之中氣必有卻入上月者今法以月無中氣則置閏法密於古矣春秋不數閏月蓋併閏月於冬十二月也

周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僖公嘗伐邾取須句而反

其君矣此後蓋邾復滅之故公伐邾而取之也左傳曰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遂城郚魯邑因伐邾之師以城郚故曰遂因備邾也比事以觀不義勞民之罪著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成公卒子昭公杵臼立

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罪也杜氏曰殺者眾名不可知死者無罪不稱名正義曰不得主名不知所惡故不書盜愚按人眾辭國亂無君命故書人書人疑於討罪故大夫不名以見其非罪猶眾亂而殺不知誰何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令力呈反○令狐晉地先蔑晉大夫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子與諸大夫皆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滑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士會奔秦程子曰晉不謝
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
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愚按秦納不正不能撥於
義也然不書秦人伐晉納雍而第言晉人及秦人戰者晉
實使卿往逆而又背而擊之不義甚矣故免秦納雍之罪
而甚晉及戰之悖也下書晉先蔑奔秦而曲直有歸矣

狄侵我西鄙間晉難也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左

傳曰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
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按晉大夫而盟諸侯抗
也抗以主盟則不順魯後至則不知班次誰先且莫適主
盟故略之曰諸侯曰諸侯散辭也大夫不名略之也略諸
侯則亦略大夫矣晉不
伯也公後至怠事也

冬徐伐莒間晉難也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因徐伐而欲結於魯
故請盟而敖往涖之

壬寅襄王三十二年崩八年春王正月備時月夏四月備時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

衡雍
衡雍鄭地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鄭地益雒戎附晉故遂更結戎好以謝晉也胡傳伊雒邑居天下之中而戎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傳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及如莒涖盟且為仲逆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及是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夫人弔京師大事也而不至而奔上不以王於王內不君其君矣罪孰大焉魯不能誅敖又不使人再如京師則魯與不王之罪亦著矣朱子曰李先生嘗論此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蓋經初無從己氏之說
螽
酉戌月閒螽尙為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城卽司空也左傳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城蕩意諸來奔

按書人衆辭也國亂非君命也不書盜襄夫人主之戴族同之則不可以盜書也殺大夫未有以官舉者此以官舉而不名何稱人以則疑於討罪故不名見其非討罪也以官舉其能官者乎卯也意諸也未見其能官也司馬主兵司城主土而爲國人所殺所逐其不及君者幾希矣於以見宋之不國也書宋人殺其司馬宋司城來奔爲宋公危之也

癸卯 頃王元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已非禮求金尤非禮然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毛伯下求矣則魯之罪也不書王使者天子諒陰未有命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甯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林氏曰前年公子遂葬晉襄公而曰得臣葬襄王是尊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晉下軍佐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皆晉卿也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

作亂正月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按先都士縠箕鄭父使賊殺中軍之佐是作亂也書晉人討罪也衆棄之也然不去其官者人分罪也陽處父登趙氏於前先克主趙氏於後君雖欲易一卿用一人而有不可得者趙氏之黨故也先克黨趙氏而先都箕鄭父之徒殺先克晉人於是殺先都箕鄭父士縠蒯得梁益耳是趙氏之黨翦非趙氏之黨也彼五子者誰爲首亂誅之可矣而盡其黨從而盡翦之不踰時而殺三卿二大夫不已甚乎故不去其官人分罪也甚之也殺先克不書晉未告也殺梁益耳蒯得不書非卿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緩也卿不書以懲不恪夫救鄭善也然盾執晉政而不在諸侯以啓楚心又不速於救鄭而不及楚師何以轢其君士中夏爲盟主乎故立卿書人所以懲不恪也

夏狄侵齊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地陰主靜而震動者臣作不靖人民不安之象也地之陽鬱而

不發陰陽和而發則爲雷發之暴則有迅雷陽鬱之積陰遏之厚天地不交鬱不能發則於是悖而有地震山飛水溢石立之異君子以之自省祥異之應非可以一說求而預知之然君德脩則陰陽和矣下情達則民不鬱矣民不鬱而陰陽和則天地官矣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姓闕楚大夫君以爵通而使臣稱名楚始同於中國矣椒不氏猶略之也朱子曰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紱按當時諸侯大夫與楚往復皆止稱楚子爲君是亦可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以衣贈死曰襚僖公成風云者成風僖公之母故以繫之僖公而不成其爲夫人若日從子之義耳不得並於夫也前已夫人之矣安在不成其爲夫人曰前者臣子之辭耳不敢正也此曰僖公成風著其實也穀梁傳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是也秦人弗夫人之則曷爲來襚曰以僖公之故而來襚其母則歸襚可也故曰僖公成風也左氏以雖不當事無忘舊好爲禮秦山孫復以兼襚不及事爲譏書秦人非譏乎曰秦晉遠矣苟以禮求不必問其不及事也楚子使椒來聘且書爵書使書名秦來歸襚而略其君臣則曷爲非貶曰細也秦晉遠矣非邦交所及可無襚也故略

之抑是時秦晉方惡或且以是閒晉爲之交歟

葬曹共公

不日常也

甲辰 頃王二年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日恩禮渥也子許嗣

夏秦伐晉

左傳晉人伐秦取少梁晉未以告秦伯伐晉取北徵林氏曰狄秦也楚之伯秦之力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爲之也又二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而狄晉狄鄭猶可狄晉甚矣按秦晉相報復誅楚之幸也然此罪開於秦穆矣此恐鬬人宇無以郢書爲燕說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胡傳曰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日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見二年

見蘇子盟于女栗

女音汝○蘇子周卿士女栗地闕左傳曰頃王立故也按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衞溫子即蘇子也此蘇子未知即此人否然內及盟而不稱公卿必有非所及而而及者以王臣而下盟以爲親諸侯亦非禮矣

冬狄侵宋

晉不伯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貉音麥○厥貉地闕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冬遂及

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勞且聽命按書次而不言所事將伐宋而未行也未伐而書次見楚之將憑陵而諸夏而中國莫之禦也陳鄭往會而獨書蔡侯蓋陳鄭無師而蔡獨以師從也不書會不以會告也宋不與次而屈於楚方有狄難也

乙巳 項王三年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故楚子伐麇書楚子自將楚寖自闕於伯安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叔仲彭生亦叔牙之孫惠伯也郤缺晉卿承筐宋地此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也

秋曹伯來朝文公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左傳聘於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即長狄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獲僑如不書以狄故略之也

丙午 項王四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

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林氏曰郕太子朱儒魯謂之郕伯晉太子州蒲晉謂之晉侯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

杞伯來朝

舍夷禮復稱伯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以爲杞伯夫人也見出而卒故不繫之杞

夏楚人圍巢

左傳羣舒叛楚楚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書人暴小弱也

秋滕子來朝

以公立故而始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氏略之也將言伐晉離晉魯之交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左傳秦爲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以從秦軍於河曲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從之秦伯以壁祈戰於河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又何侯焉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

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此晉卿秦君也而皆人之惡報怨也不書及從秦者晉所戰者秦皆志戰也書戰勝負均也先晉於秦晉實爲怨主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二邑皆魯之近莒者帥師以城者鄆莒魯所爭也魯有二鄆一在西北一在東此則東鄆也

丁未　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備時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

蘧其居反蒢文俱反○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見二年

世室屋壞

世左氏經作大○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曷爲謂之世室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按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有世世不毀之廟周人謂之世室此不在七廟之數諸侯不得有世室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魯儒之誇辭非禮也然魯祖周公而魯公始封或不可無廟故魯有魯公世室或亦成王之寵魯也於義猶可後世又立武宮立煬宮皆親盡而復立之廟世室擬於天王僭矣此世室蓋

僖公廟也孝子春秋脩其祖廟世室屋壞不恭之甚也因而書之又以見魯有世室之非禮也冬公如晉朝也衞侯會公于沓沓地闕狄侵衞晉不伯也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方味反○棐鄭地左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衞侯會公于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接不日公會衞侯公會鄭伯而曰衞侯會公鄭伯會公者有求於公外志也朝而盟為不信諸侯也晉志不在諸侯諸侯皆有貳心楚勢方張諸侯畏楚惟魯晉為親故衞鄭因傳以求成為辭繫而不殺者見諸夏之懼而晉伯之衰也

戊申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立崩葬皆不見經天子不告喪諸侯亦不會葬也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告廟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下當闕一仲字○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伐邾無禮以致寇而憤忿報之不知自反也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卒子舍立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

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前此諸侯多從楚至是魯成衛鄭而諸侯復從晉從晉宜也故諸侯書爵而晉卿書名晉賓主盟而趙盾後不以臣先君也不同者同故曰同盟楚横日甚諸侯皆有畏心同盟亦諸侯志也然天王崩葬寘若罔聞而爲是同盟也不可勝貶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非星也非星而星故曰有星孛言本無也孛也者其狀孛孛然有芒角也非星而星則曷爲謂之有星孛曰其體孛其光星也下有悖氣上干於虛凝而有形大氣翕之日光及之受日之光孛然有光青病氣也赤旱氣也黃土氣也白兵喪氣也黑水涼氣也人悖而悖氣感之先見於天故有星孛入者何孛之初見在北斗旁既而入於北斗也入於北斗者何北斗七星月會之綱紀四維所取正而孛之所干自下觀之適當其處則聖人尤謹之也

公至自會

告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菑側其反○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按晉納人納非所納也弗克云者屈於義也與

其能屈公羊所謂大其弗克納是也能屈可與矣易爲不免於人之曰正不正所易知也而勤師以納不正故穀梁傳曰至於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商人自立是爲懿公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及昭公卒舍即位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夫州吁無知弑君皆絕其族商人弑君而稱公子何州吁無知有先君之寵不稱公子公孫絕之於先君以寵之者非所寵而致亂寵者不得恃所寵以作亂也商人非有先君之寵乃以公子懿親忍行篡弑稱公子以著其賊親弑君之惡也穀梁傳曰舍未踰年其日君何成舍之爲君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子哀高哀字也不義宋公謂宋公之謀去公族也宋人屢殺大夫宋君

不能其國若子哀者所謂見幾而作者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單伯周大夫左傳襄仲使告於王請以王寵求昭姬於齊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按單伯王臣而曰如齊如自魯者單伯至魯而致魯意於齊也不稱王使不與王使單伯且諱之也魯不當以私勤王臣王不當爲魯使單伯且商人弑賊正殘不加而下辱使命使見屈焉故爲王諱言使也商人執王使逆已甚矣而猶齊人之罪累衆也戴商人者皆齊人也

齊人執子叔姬弑君舍拘王使又執其君母商人之惡至矣而齊人皆商人也辭繁而不殺所以深誅商人之齊人也

己酉

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子叔姬故也商人弑君之賊魯君苟能聲大義以上請天王下告方伯率與國而討之力亦非不能也文公不能自強怠政廢事是以哀瘋惴惴無策徒欲藉王寵因大國以請叔姬焉魯殆乎其不國亦已甚矣

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華孫氏宋大夫華耦也來盟前定之盟也不稱使華孫專也不書名而以官以氏若曰宋無君也有司馬華孫而

已是時宋公不君諸卿自肆故來盟而其官皆從宋公欲去公族而不能以是終及孟諸之難

夏曹伯來朝 諸侯而五年一朝非禮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歸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胡傳曰公孫敖慶父之後行父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於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此正月也 左傳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齊許歸叔姬而使單伯來致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夫蔡人從楚厭貉不與新城有可伐之罪矣故書晉郤缺帥師伐蔡然晉不務德無以懷柔諸侯彼蔡也密邇荆蠻未沐晉德而遽與師入其城邑故又書入蔡以著晉

之恃力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人商人也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難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晉侯宋公衞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侯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與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夫商人弒君執母拘王使侵鄙國罪莫大焉使晉侯於此赫然震怒帥諸侯之師以討齊罪則召陵城濮之烈不是過矣乃蔡人不與新城之盟則入之而商人之罪則置之及曾人告急而後爲合諸侯又不克討受賂而還晉與商人同其惡矣故盟扈而不敘諸侯以爲不足敘也胡傳曰不曰晉人會諸侯盟於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弒君之賊夫人所得討而兄諸侯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曰王故也胡傳曰不言齊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音孚○左傳曰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此齊商人也曷爲齊侯

之齊人侯之諸侯不克討之遂肆然齊侯而侵我西鄙而伐曹入郛矣而安得不齊侯之乎商人罪不足言也而齊侯之者所以罪魯也所以罪晉也所以罪諸侯也所以深罪齊人之侯商人也

庚戌匡王二年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傳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書弗及盟羞魯也不知自強而求盟之不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甚矣懸按書四不視朔則後此固亦嘗視朔矣乃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後此廢視朔也夫禮有其行之而莫敢廢焉則不敢廢矣苟其廢之而有不行焉則無怪乎終廢矣四不視朔非必甚疾也敢於廢也敢於廢而廢焉故謹書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郪丘齊地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

盟於鄟上夫商人弑君魯所得討亦非力不足討也文公不能自強而惴惴惟齊是懼以至假王命以求叔姬又藉晉援以求單伯伈俔因人其何能國齊人數來侵伐不較以為之弱夫猶曰不失為自守耳乃又納賂以求盟於篡弑之賊不已甚乎為魯計者既不討齊又不能較齊則唯是反己自治躬脩政教撫我民人慎固邊境交好鄰國閉關絕不以待時而後舉則齊人必且震懼不遑而莫敢肆矣不是之圖而以賂求盟焉故以內及此盟為魯殆之也或曰齊強魯弱久矣曷言非力不足乎曰隨脩政而楚不敢伐邪於魯乎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聖人豈不度力也歟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孜毀者非所毀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之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庸自取滅也而楚人滅之也書楚人惡之主也秦人巴人則分惡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

于鮑禮於國人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
以因夫人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使司城去公對曰
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公將田孟諸
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
夫宋公即無道未閒其失德之甚也君非桀紂不至於放
殺臣非湯武不可以征誅宋杵臼何為而見弒哉宋鮑禮
於國人媚於六卿而主之以君祖母夫是以宋公孤立而
見弒於國人也夫惟君不禮下而鮑乃得以禮之君不恤
民而鮑乃得以施之君不視大臣而鮑因而日數之杵臼
曰誠不君也然謀造於鮑而不書宋鮑主之者夫人而不
斥夫人而書日宋人何也日宋人者非一人也華元公孫
友華耦鱗矔公子朝公孫壽皆其人也宋政之在公族人
矣昭公欲去之而不勝也於是公孫固公孫鄭見殺於公
宮矣公孫孔叔公孫離公子卯見殺於戴族矣公黨盡矣
公猶能無見弒乎故華耦來盟其官皆從經書司馬華孫
見宋之無君為已久也故宋公見弒而書宋人為宋鮑分
惡也司城蕩意諸死於君難而不書及其大夫者意諸亦
鮑所日數者也與知弒君之謀而不圖之於早既奔魯矣
而又歸宋徒以從君於一死惡在其得所死
也宜不得與孔父仇牧荀息而並數之矣

辛亥匡王五年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按國語趙宣子請於靈公以伐宋乃旁告諸侯治兵振旅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甯鄭石楚伐宋鳴鐘鼓以至於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左傳日卿不書失其所也夫聲罪致討而釋賊不討且又立之是不卿矣故書人然弒君者非一人則討將誰施乎日訊於衆焉必有以得其情而罪首見也六卿其皆與有罪矣擇宋公子之賢者而立之執宋鮑歸於京師以夫人之亂告之天王而更實其卿焉則庶乎其可也若之何立鮑齊人弒君則會扈而不伐宋人弒君則伐宋而無所討晉之不伯也晉不伯而楚伯矣而魯晉亦相繼弒君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九月乃葬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盟無益也無益而屢盟公無策也

諸侯會于扈左傳晉侯蒐於黃父遂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也

秋公至自穀告廟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之盟

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非正寢也秦伯罃卒秦始以喪赴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左傳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公遊於申池邴歜閻職共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夫弒商人者邴歜閻職耳歜職微矣何不書盜而書齊人不以歜職爲盜而分惡於齊人也曷爲分惡於齊人曰歜與職微矣何能弒君弒君納請竹中歸舍爵而行而齊人莫之問者歜與職知齊臣之莫之難也故能弒也是齊人皆欲弒商人也商人驪施而聚士是以能市眾心而弒舍亦既君之矣曷以齊人皆欲弒商人也曰初之驪施而聚士有所利焉故也利既收矣無庸驪施而聚士矣欲縱而驕國人於是苦之數年之間加兵於魯者三焉此齊之所以又欲弒商人也商人不可君而齊人君之君之而又弒之是成商人之弒者此齊人也君商人者此齊人也執王使執君母皆此齊人也而弒商人者亦即此齊人也故書曰齊人弒其君商人所以重誅齊人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子赤己立矣

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次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夫賀齊且拜葬一使可矣何必二卿二卿則非介也襄仲如齊謀立接也謀立接則何以偕得臣得臣數典兵有功於魯與得臣偕其謀立接以弑子赤則魯無與難矣故與偕也使不書二卿而遂與得臣並書所以著其謀也

冬十月

子卒子赤也一名惡左傳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之務人奉其幣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胡傳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書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遂矣孫於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賊子之義備矣愚按叔仲彭生之死不書非死事也爲仲遂所諉也且書卒不可

書剌不可是以不書也朱子曰晉史書趙盾弒君齊史書崔杼弒君魯卻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左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傳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於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於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皆可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立宣公故也行父與仲遂之謀也

莒弒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按此則莒僕以子而弒父矣而經以國舉其以夷略之乎或曰因國人以弒紀公之以字當作之蓋傳誤也言僕因國人之弒紀公而以其寶玉來奔也此說可通

春秋集傳卷之八終